

跨領域研究之新航向： 南島連結的同舟探索

郭佩宜、趙金勇、邱斯嘉、謝艾倫、陳偉智、林浩立*

一、為南島大歷史造舟：跨領域研究的必要

數千年來，南島人群由一座座島嶼接續啟航，歷經世代的遷徙、往返與交流，逐步織成橫跨太平洋與印度洋的海上連結。臺灣位居這片「群島之洋」的重要節點，臺灣原住民族也是其中積極的行動者。國科會「南島連結：跨領域研究之新航向」學術發展平台計畫（2024-2027，以下簡稱「南島連結」計畫）不把南島視為固定疆界或單一起源，而以「深層歷史」、「殖民交會」與「當代銜接」三個時間構面，關注人、物、技術、語言、知識與制度所形成的關係網絡。

「南島」超越慣常的地理框架，提供一種全新的區域想像。若把南島大歷史想像成立體座標，X 軸是從臺灣、島嶼東南亞、大洋洲直到印度洋的廣闊區域；Y 軸是從數千年前延伸到當代的時間縱深；Z 軸則是語言、物質、環境、航海、殖民、藝術、外交與治理等議題及知識領域。如此寬廣的時空與複雜課題，並非單一學科所能駕馭。「南島連結」計畫即是為此規劃：它並非一般的整合型研究計畫，而是建立孕育潛力課題、組織合作與累積關係的平台，支持議題探索、團隊組成與國際合作，把散落的研究「點」串成主題「線」，逐步形成「南島大歷史」的知識之「面」，並為相關政策提供更深厚的知識基礎。

「南島連結」計畫集合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專長的六位共同計畫主持人，以及橫跨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的十多位協同主持人。借用南島航行的比喻，跨領域研究不是同桌開會，而是同舟探索——跨洋旅程需要結合多重專長與知識，規劃航向、組織船員、整備資源，花時間打造舟船，而後與合作夥伴

* 郭佩宜，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趙金勇，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副教授；邱斯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謝艾倫，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陳偉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林浩立，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以上均為「南島連結：跨領域研究之新航向」學術發展平台計畫共同主持人。

先試航、再遠行。本文簡介過去兩年嘗試的幾項跨領域合作：有的已有初步成果，有些開始試水，有些則方從藍圖造舟，準備開航。

二、幾條試航中的新航向

（一）巨石文化的新定年：考古與核子物理的合作

「東南亞深層歷史」工作小組透過臺、越、菲跨國團隊的考古田野、博物館典藏調閱、研討會與工作坊，逐步建立國際合作基礎，其中跨領域合作也帶來重要突破。

例如臺灣東海岸巨石文化極具代表性，卻是長期未解的重要考古現象，與東南亞相似的巨石遺留，特別是菲律賓與印尼南島先民社會之間，可能存在文化脈絡關係。由於多數遺構（特別是大型岩棺）缺乏可直接進行放射性碳定年的有機材料，其流行年代仍不確定。本計畫與澳洲國立大學、越南原子能研究院核能技術中心及維新大學基礎與應用科學研究所合作，引入曾應用於越南 Óc Eo 遺址的高精度「改良型熱釋光」(Improved Thermoluminescence) 定年法，重新測定東海岸巨石遺址及新石器早期大坵坑文化，以建立較高解析度的考古年代框架。陸續完成的土壤宇宙射線劑量量測，可降低熱釋光定年的演算誤差，將有助於突破長期瓶頸，並深化臺灣與東南亞的跨區域比較。

（二）重建蘇祿海歷史：遺址、文獻與民族誌的交會

「殖民交會—物質文化」工作小組以蘇祿海為核心，探討東南亞海域在歐洲殖民前後的歷史發展、社會變遷與跨區域互動。蘇祿是島嶼東南亞最早伊斯蘭化的地區之一，鼎盛時期的勢力範圍涵蓋菲律賓南部與婆羅洲東北部；西班牙殖民者進入菲律賓後，將其納入殖民治理，並展開數百年的摩洛戰爭。蘇祿在東南亞海域史上地位重要，然而其早期發展與殖民生活仍所知有限。

菲律賓與馬來西亞獨立後，殖民疆界與政治遺緒使蘇祿陷於複雜的政治與安全情勢，長期限制學術研究。近兩年區域局勢漸趨穩定，才為考古與歷史研究帶來契機。團隊憑藉多年菲律賓殖民考古、海域交流及水下文化資產研究經驗，以及與菲律賓研究機構累積的合作關係，得以進入過去難以調查的區域。臺灣團隊與菲律賓國家博物館及菲律賓國立大學迪里曼分校合作，邀集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及建築學者，前往蘇祿主要島嶼 Jolo 展開系統性調查。透過考古遺址、建築遺存、歷史文獻與民族誌資料的整合分析，發掘新的研究材料，從多元視角重建蘇祿歷史，重新思考殖民與地方社會互動的歷史進程。

團隊也與地方政府及社區合作，將文化資產保存與人才培育納入研究，使地方居民不只是資料提供者，也是共同保存與詮釋歷史的知識夥伴。研究同時協助培養在地調查與保存能力，讓成果能回到地方，建立兼具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力的合作模式。

（三）追索殖民知識：從海圖、標本到博物館

近代早期，西方國家透過航海技術、船隊及貿易與治理據點，形成通信與檔案網絡，串連海洋、島嶼、半島與大陸，也逐漸形成西方博物學傳統。帝國艦隊不只測量島嶼與航線，也採集動植物標本、記錄風土習俗；學會、博物館、動物園與植物園則成為遠方知識的生產制度。

過程中臺灣進入西方帝國、殖民與商業擴張的世界，成為亞洲航路的中繼站或據點。關於臺灣的知識，也隨著航行、傳教與貿易活動，與許多島嶼產生連結。日本統治後，臺灣更成為帝國向南發展的重要據點；與東南亞及太平洋島嶼形成的歷史與知識連結，至今仍反映在臺灣博物館及臺北帝大（臺灣大學）的博物學典藏中。

計畫的工作小組從「知識」與「制度」探討殖民交會的歷史，包括日本、英國、荷蘭在此區域的民族學與博物學調查、帝俄太平洋艦隊的探險及標本採集、海軍水文測量與海圖繪製，以及帝國的太平洋探險與殖民治理。除了歷史學的檔案研究與民族學方法，也結合植物學、地理學、水文學、科學史及科技與社會研究（STS）。不同學科不只各自解讀材料，也共同追問：調查技術、分類制度與典藏機構如何塑造我們今日所理解的「南島」知識，把臺灣放入探討帝國時代人、物與知識交流的世界史中。

（四）重返島嶼戰場：跨領域研究與在地合作

「安加爾島與太平洋戰役」計畫以帛琉共和國之佩里琉（Peleliu）與安加爾（Angaur）兩島為主要研究場域，採取跨學科取徑，整合歷史文獻、地圖判讀、田野調查、地理資訊系統（GIS）、遺物遺跡及地景分析等方法。

團隊蒐集兵要地誌、作戰計畫、部隊日誌及軍事情報等英、日文史料，重建佩里琉與安加爾戰場的空間組織、軍事部署及作戰運作模式；並交互比對美、日軍事史料，重新檢視自然環境、戰場空間與防禦體系的形成，建立戰爭遺址考古的歷史脈絡與分析架構。

團隊除考古學、歷史學研究者外，也結合佩里琉、安加爾居民及佩里琉二戰博物館等地方文化機構。透過整合帛琉、美國及日本保存的歷史文獻與地方

知識、戰爭記憶，建立跨國合作的戰爭遺址研究模式。這種合作不僅促進不同知識體系間之交流與相互驗證，也協助當地學校與博物館進行文物保存、資料調查與史料考證，補入歷史文獻欠缺的當地人視角，兼具學術研究與文化保存之意義。

（五）建立熟悉太平洋地緣政治的類智庫

近年太平洋地緣政治快速變動，中國藉由一帶一路與投資擴張提高影響力，美、日、紐、澳等國也積極回應，臺灣則站在外交競逐前沿。另一方面，在臺灣尋求國家重新定位、原住民尋求世界連結的過程中，「南島」也從學術名詞成為新的認同與外交實踐。

臺灣的國際關係研究鮮少以大洋洲為專攻區域，文化人類學者的大洋洲研究則較少探討國際政治，亟需搭建協力平台。國際關係研究長於戰略分析，卻容易把太平洋簡化成大國競逐的棋盤；人類學與原住民研究帶入島民觀點，提醒政策除了國家利益，也須回應島國的主權與發展主張、地方社群的海洋觀點，及原住民族跨國連結認同與賦權。

「南島連結」計畫集合跨領域研究者，進行地緣政治分析與政策建議，提供海洋、原住民族、外交及國際合作等政府部門與國內外智庫諮詢。計畫曾與澳洲駐臺辦事處、Lowy Institute 合作舉辦太平洋地緣政治論壇，近期更啟動「太平洋地緣政治觀察」系列座談，以小規模、持續性的討論建立知識分享機制，並將成果整理為簡要局勢觀察與政策建議（Pacific Geopolitics Observatory Brief），供研究與政策社群參考。這個非正式交流平台，期望扮演「類智庫」功能，深化臺灣對太平洋地緣政治的長期觀察，培養相關研究能量。

三、如何同舟探索：跨領域合作的三點體會

從過去兩年的經驗，讓我們看見跨領域合作的幾個重要面向。首先，「人的關係」至為關鍵；夥伴除了專長互補，也要能開放地調整自身提問與思考方式。小型工作坊、共同踏查或試作研究，是很好的探索模式。例如採用走動式工作坊而非傳統研討會，借用南島航海的 wayfinding 概念，在博物館共同調閱考古出土文物，或在海洋與山林、部落與學術機構之間移動；參與者透過共同旅行、對話與現地相遇，更容易打開思路，創造合作的可能。

其次，跨領域研究也把文化資產保存及在地人才培育納入研究。地方居民不只是提供資料的「受訪者」，更是知識夥伴，研究成果也能更緊密地回到地

方。近期的「原住民天文工作坊」結合文化人類學、原住民族知識、地理學、天文學、天文物理及科學教育，邀請國際原住民天文研究者與國內學者交流，也與都蘭星空社群合作，在部落舉行小型工作坊，討論臺灣、澳洲與印尼的曆法、生態時間及星空知識。與原住民文史及部落工作者的對話也提醒我們：天空不只是物理空間，也是生態治理、文化復振與世代傳承的場域。

第三，跨領域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未必是共同掛名的論文，也可能是新的研究問題、可互信的關係、能跨尺度互證的方法，或讓社群知識參與理論形成的工作倫理。這些成果通常隱而不見，也難以用短期績效衡量。「南島連結」學術平台計畫更像是一套基礎設施，為尚未成熟的合作提供時間、空間與行政支援，讓研究者能在正式計畫與成果尚未成形前，共同辨認問題、測試方法，也容許某些試航暫時還沒有抵達預定港口。平台的工作，正是協助研究者組隊、造舟與試航，為尚未成熟的合作開闢航向；而這些關係、方法與合作機制的形成，都需要長期維護與持續投入。